

民俗

第五十六期合刊目錄

北大歌謠研究會及風俗調查會的經過	容肇祖
民俗學上名詞的解釋(續)	楊成志
流乞的江湖	黃詔年
自寫在「民間文藝叢話」之前	鍾敬文
情歌唱答短引	丘峻
閩歌甲集自序	謝雲聲
東莞風俗的一班	李建青
糶瓜麻的故事	清水
魚的習俗	張燁燦
趣事五則	黎希幹
浙東的謎語	黃詔年

◀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局郵華中 ▶

民間文藝彙刊第一冊要目

鍾敬文——狼狽歌謠譯序，中國古代幾個鳥的傳說。民間文學，歌仙劉三妹故事，馬頭娘傳說辨，歌謠論集序。英語兒歌四首，兩首寓言詩的取材。台灣民間的趣話，兒童遊戲的歌謠。

董作賓——告讀者，閩語篇，幾首農諺的比較研究。

容肇祖——廣州巫歌，東莞歌謠十首，古人中的故事，順德歌謠十二首，台灣番歌四首。

顧頡剛——吳歌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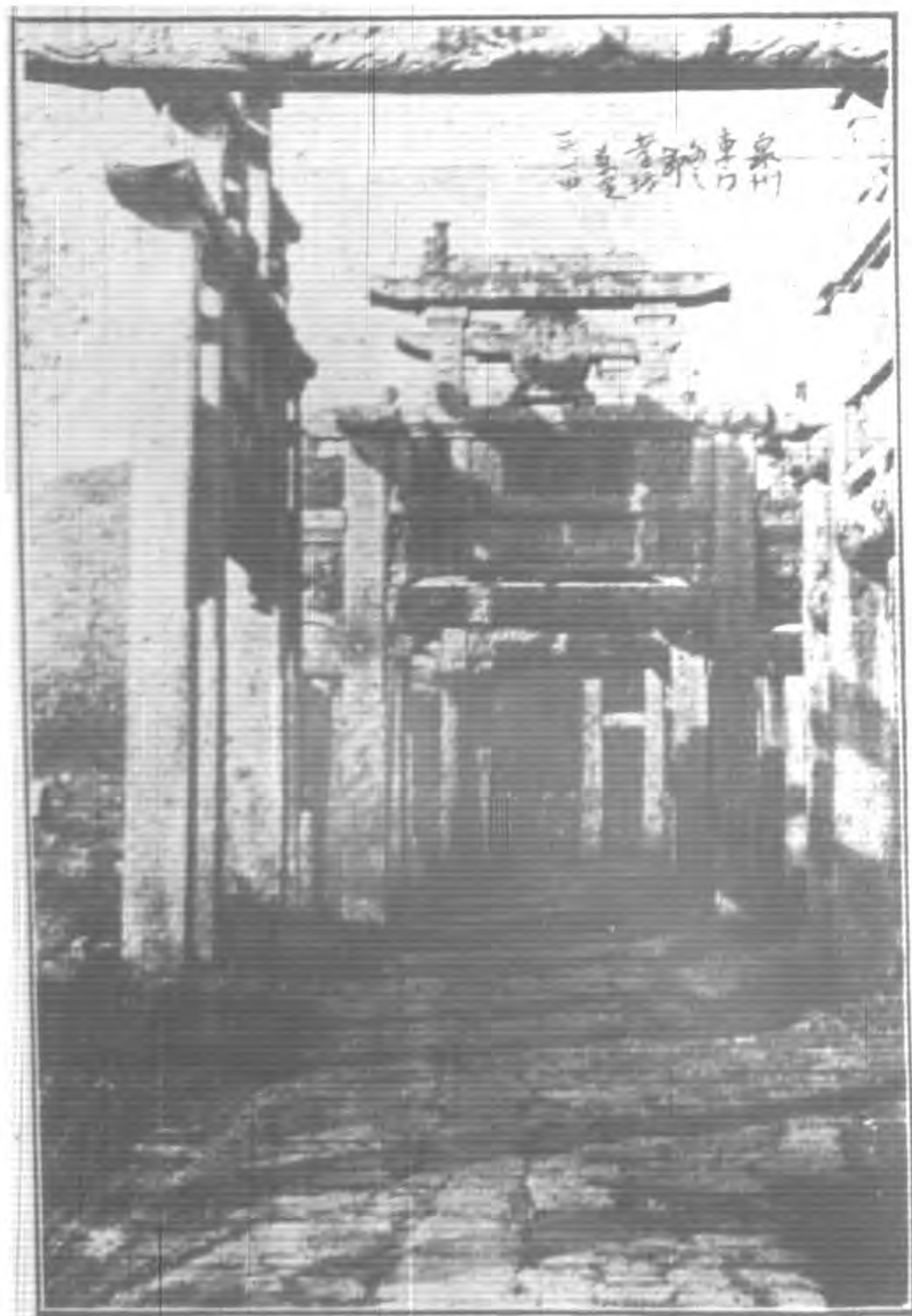
胡適之——關於封神傳通信

楊成志——關於相同神話解釋的學說。

零售每期三分 目繁不及備載

彙刊本第一冊售洋三角六分

定報處廣州中山大學出版部



節 孝 坊

(福建泉州)

泉州牌坊最多，凡科第，仕宦，節孝，無不建坊以旌表之。此圖乃該地東門外『節孝坊』之一，其碑曰『烈節雙貞』，可見我國舊日尊重禮教之一班也。



子孫娘娘廟

(福建漳州)

此種廟宇，在我國隨地皆有。凡婦女無子女者俱往求之，蓋普通社會認此為賜給子孫之女神也。在廣東，又有名為「阿婆廟」及「花公相府」者，是可見其普遍

北大歌謠研究會及風俗調查會的經過

容肇祖

『歌謠』和『風俗』最相密切。一方面可以說是『風俗』的一部分，然而也有出乎『風俗』的研究以外的東西，就是他的和『語言學』及其他學問的關係。風俗的研究，在英國一八七八年成立的民俗學會（Folk-Lore Society）便是最早的一個會，專去採集英蘭島及歐洲大陸的傳說故事，歌謠，風俗，及宗教。由此而漸漸將範圍及目的擴大，到一八七九年以後，民俗學便是包括『人民一切文化』。然而鄉民，土人，蠻人的風俗，尤為研究民俗學的人所注意的東西，更有好事之徒，借以為娛情的談助。中國的歌謠以及風俗上一切的事情，從前學者很少注意。外國人藉着傳教，散佈在中國內地的關係，歌謠及風俗的材料，反有所得。或有不加細考其材料的性質及時代的關係，便以為中國文化程度降低的特徵。然而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歌謠，風俗，已嫌隔膜，加以傳教師每有缺乏研究學問的態度，先懷鄙夷的觀念，來搜集消遣的材料，至於誤會的解釋，更是餘事了。中國人自己大規模的徵集歌謠及風俗的材料，最早的便是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歌謠的徵集，發起于民國七年二月。那時

蔡元培先生長校，始有歌謠徵集處，由劉復，沈尹默，周作人三位教授担任編輯，錢玄同，沈兼士二位教授担任考訂方言。從五月末起，在日刊上揭載劉先生所編訂的「歌謠選」，共出一百四十八則。北京大學月刊上，載有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今錄其簡章于下：

1. 本大學擬於相當期內刊印下列二書：

一、中國近世歌謠彙編。

二、中國近世歌謠選粹。

2. 其材料之徵集，用左列二法：

一、本校職教員學生，各就聞見所及，自行搜集；

二、囑託各省官廳，轉囑各縣學校或教育團體，代為搜集。

3. 規定時期，自宋以及於當代。

4. 入選之謠當具左列各項資格之一：

一、有關一地方，一社會，或一時代之人情風俗，政教沿革者；

二、寓意深遠有類格言者；

三，征夫野老游女怨婦之辭，不涉淫褻，而自然成趣者；
四，童謠識語，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韻者。

5. 歌謠之長短無定限。

6. 歌謠之來歷，如左所限：

一，不知作者姓名，而自然通行於一社會或一時代中者；
二，雖爲個人著述，然確已通行於一社會或一時代中者。

7. 寄稿人應行著意之事項：

一，字跡貴清楚；如用洋紙，只寫一面。

二，方言成語；當加以解釋。

三，歌辭文俗，仍其真，不可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亦不可改爲官語。

四，一地通行之俗字，爲字書所不載者，當附注字音；能用羅馬字或 *phonetic* 符

號，尤佳。

五，有有其音而無其字者，當在其原處地位，畫一空格如口，而以羅馬字或 *Pi*

onetics之符號附注其音；並詳註字義，以便考證。

六、歌謠通行於某社會某時代，當註明之。

七、歌謠中有關於歷史地理或地方風物之辭句，當註明其所以。

八、歌謠之有音節者，當附註音譜。（用中國工尺，日本簡譜，或西洋五線譜，均可）

九、寄稿者當書明籍貫姓氏，以便列入書中。

十、寄稿者當書明詳細住址；將來書成之後，依所寄稿件多少，贈以『彙編』或『選粹』一部。

十一、稿件寄交『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文科劉復』收；封面應寫明『某省某縣歌謠』以便分類保存，且免與私人函件相混。

十二、稿件過多者，應粘訂成冊，掛號付寄。

此項徵集，由下列五人分任其事：

沈尹默，劉復，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

9. 來稿之合用與否，寄稿人當予本校以自由審定之權。

10. 定民國八年六月三十一日爲徵集截止期，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編輯告竣期，十年本校二十五週紀念日，爲『彙編』『選粹』兩書出版期。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進行暫爲停頓。隨後劉復沈尹默二先生都出國留學去了，缺人主持，事務更不能發展。九年十二月，本定爲編輯告竣期的，而以乏人整理之故，『彙編』及『選粹』的出現，更杳茫無期。幸而大家不忘這事，十二月十九日，遂成立『歌謠研究會』，管理其事，由沈兼士周作人二先生主任。但是十年春天因爲經費問題，閉校數次，周先生又久病，這兩年裏幾乎一點都沒有舉動。十一年研究所國學門成立，沈兼士先生主任其事。『歌謠研究會』即歸併於研究所國學門，於是重新進行，仍由周作人先生主持其事，登報徵集，並刊印簡章，分寄各省教育廳，請其轉請各縣的學校，并委託私人朋友及各同鄉團體，代爲收集。簡章畧有改定，今錄如下：

(一) 本大學擬於相當期內刊印下列二書：

一，中國近世歌謠彙編。

二，中國近世歌謠選錄。

(二)其材料之徵集用左列三法：

- 一，本校職教員學生，各就聞見所及，自行搜集。
- 二，囑託各省官廳，轉囑各縣學校或教育團體，代為搜集。
- 三，如有私人搜集寄示，不拘多少，均所歡迎。

(三)規定時期，以當代通行為限。

(四)寄稿人應行注意之事項：

- 一，字跡宜清楚；如用洋紙，只寫一面。
- 二，方言成語當加以解釋。
- 三，歌辭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亦不可改為官話。
- 五，一地通行之俗字及其音無其字者，均當以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母，或國際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注其音；並詳注其義，以便考證。
- 六，歌謠通行於某地方某社會，當註明其所以。

八、歌謠之有音節者；當附註音譜，（用中國工尺，日本簡譜，或西洋五線譜均可。）

九、寄稿者當書明籍貫姓氏，以便列入書中。

十、寄稿者當書明詳細住址；將來書成之後，依所寄稿件多少，贈以「彙編」或

「選錄」。

十一、稿件寄交「北京大學第一院研究所國學門，歌謠研究室」。

十二、稿件過多者，應粘訂成冊，掛號付寄。

5. 來稿之合用與否，寄稿人當予本會以自由審訂之權。

6. 稿件如須寄還，來函中應聲明之。

7. 如有個人搜集某處或數處歌謠，已經編輯成書者；本會亦可酌量代印。

8. 本會徵集關於研究中國歌謠之書籍：

一、無論古今。

二、不拘何國文字。

三、已經刻印者：或贈或售，以及借閱，均可函商。

四、未曾刻印者：須以掛號將稿寄下，閱畢亦以掛號奉還。

那時「歌謠研究會」大家議決發行一種刊物，其命意在於把已經收到的材料，編成一個有系統的報告，以為將來做「彙編」和「選錄」的基礎，一方面也可藉此引起社會的注意和投稿者的興趣。統計以前徵集了幾年的成績，收到的歌謠，約有二三千首，地方有二十二省。然而不出書而出週刊的緣故：（1）材料太少（因為許多諺語混在裏面）；（2）整理的困難。到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北京大學二十五年成立紀念日，歌謠週刊第一期出現了。這刊由周作人先生和常惠先生担任編輯。發刊詞說道：

本會蒐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只靠幾個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麼來的，但是也不能不各盡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給多少材料或引起一點興味。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他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因此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別，儘量的錄寄。

因爲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術太爾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當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彙編與選錄，即是這兩方面的豫定的結果的名目。

但是這個事業非常繁重，沒有大家的幫助是斷不能成功的。所以本會決計發起這個週刊，作爲機關，登載歌謠材料及論著等，藉以引起一般的興趣，歡迎歌謠及討論的投稿，如特殊的歌謠固然所需要，即普通大同小異的歌詞，于比較研究上也極有價值，更希望注意抄示。

這段發刊詞可以看出當時研究歌謠的旨趣，有漸漸的傾向于民俗學的方向，已跑到研究的路上，而不止象發起徵集時候的目的，祇求清歌雅詞的彙集與發刊了。更可注意的，在第一號有啓事二段，如下：

(1) 本刊現在屬於日刊的附張，每逢星期一隨日刊加增一份，暫不零售。

(2)本刊歡迎關於歌謠、諺語、和民間風俗的論文；但是因爲篇幅有限，投稿要簡短精確的好才。

這可知當日的情形，經費上是不大充裕的，故此每星期一張，附在日刊上發行；而討論的文字，也需要簡短的了。第二段啓事，同時徵集民間風俗的論文，這是產生風俗調查會的張本。

自從歌謠週刊出現後，投稿的更高興了，研究歌謠的人愈多了，從十一年十二月到十二年六月止，總計投稿的省分有二十二省，二特別區域（京兆及熱河），共得到三千八百六十九首。從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歌謠週刊第二十五號起，迫於外界各方的要求，致爲另售，不再與日刊附送了。計二十四號以前，研究討論的文章也有很有價值的著作，很重要的問題。選錄的歌謠有六百九十一首，另集錄四十首。

（未完）

民俗學上名詞的解釋

（續）

楊成志譯

圖騰系 (Totemism)

人們與其圖騰 (Totem) 的關係有三種主要的形態，在其常態中，似覺這種圖騰系是不

可缺少的。

(1) 圖騰(一般的動物，植物，或無生物體；時為一種個已的動物或物體的。)是與一定的社會集團有關聯，在本制度的典型底形態，這種社會集團是外婚的。往往集團從圖騰而採用其名稱，或使用為徽章，但這幾點是比較少常在及本質的。

(2) 社會集團的成員相信他們自己是與圖騰有關係，或信為與圖騰「同體」(of one flesh)，很少相信他們是由圖騰遺下來的。

(3) 有一種咒術——宗教的結帶介在兩者中間。社會集團的成員等期望他們的圖騰來保護，且表示畏敬之。表示這種畏敬的最普通方法，即禁止喫食，屠殺，或損傷圖騰。

當氏族或相應的社會集團具有一個以上的圖騰時，這種圖騰應稱為「聯合圖騰」(Associated Totems)。當這些圖騰中的一個比較其他的都重要，這些重要的，應稱為「亞圖騰」(Sub-totems)。當一種動物的各部分與社會集團的各區分結合時，應稱為「分裂圖騰」(Split Totems)。

靈魂(生靈)，亡靈(幽靈)，精靈 (Soul, Ghost, Spirit)

爲利便規定起見：Soul 即爲生存者或其他的存在底遊離人格(身分)，Ghost 即爲死後的遊離人格；Spirit 直似靈魂的存在，曾不與人間或動物的身體結合的。Soul, Ghost 及 Spirit 一切的本質都是同一的典型，雖具其自己的普通底浮幻形態(例如夢像或影像)，然却是代表身體的人格獨立的。

役神 (familiar)

familiar 是附屬於人或儀式的一種名稱，比較「魔鬼」(Demon)良好些。

有靈觀 (Animism)

這是「靈魂的存在底信仰」(E. H. Tylor)。包括上述的靈魂，亡魂，精靈的存在。

有生觀 (Animatism)

這是生命與人格(但不是遊離的或浮幻的靈魂)賦與事物的。

拜物教 (Fetichism)

本語是適用於許多相異和相矛盾的意義，極容易致於誤解的。因此本語的使用應避開才對。甚至「物神」(Fetich)一語僅可使用於歷史的意義，以記述亞非利加洲西部的一

定咒物而已。

人態的 (Anthro pomorphic)

本語只限用於外形，不是用以記述人類的行為或思想等屬性的。同樣地，如「獸態的」(Zomorphie)、「植態的」(Phytomorphie)、「物態的」(Hyiomorphie)等名詞也無非表明或代表動物、植物、或無生物體的外形罷。

儀式 (Rite)

這是咒術——宗教的性質底一種慣習的行事。(Ceremony)一語已失却了這種特殊的意義。() 一種儀式包含若干儀典的行為而構成的。「積極的儀典」(Positive Rite)是包含着禁止爲着咒術——宗教的理由而施行底事物，恰無異於「消極的儀典」(Negative Rite)的。

祈禱 (prayer)

這應只用於英語的意義，却不是包括用於口禱(oral Rite)的各種類的。

聖 (Sacred)

本語可用於凡脫離「庸俗」(Profane)的一切人物或物件，以其具有生得的或超自然

力的緣故罷。

犧牲 (供贖) (Sacrifice)

本語包含何種消費的事物，其本質的形態是屬於咒術——宗教的儀式。在施行時，這可合種種目的而為一的。例如，聖餐的饗宴，乞憐於超自然者的供物，或贖罪等等。

禁忌 (Tabu)

本語限定使用於記述憑着咒術——宗教的制裁底禁制。未開化的社會是遵守其他種種禁制的。例如：依權力執行的「法律的禁制」(Legal prohibition)；至其餘所表現的「慣習的禁制」(Customary Prohibition)，也無非依據社會的非認識。但是禁忌一語應限定如上述的才對。

以下附加的諸項，很可以應用的：

奉納物 (Votive Offering)

這是依祈願的一種獻納物。往往弄作形像或模倣物(Simulacrum)的形式。

方術師，方師，咒師咒妖術 (Wizard)

神祕學(Occult Science)師。

Conjurer, Cunning Man, Wise Man

這是 Wizard 的方言底同義語。

妖術師 (Sorcerer)

與妖邪最有關係的方術師。

巫術師，巫人 (Shaman)

憑依着神或精靈(西伯利亞，北美)的方術師或咒術——祭司(Wizard-Priest)。

醫術師 (Medicine-Man)

得授着物質物的咒力底方術師。

妖巫女，妖巫師 (Witch)

一種惡咒術的施行者，一種社會的仇敵。從前是使用於男女兩性的。在南阿非利

加洲及在英倫的方言中現尙使用着。

(1) 詛言咒，文； (2) 咒詛，妖術 (Spell)

(1) 具有咒力的一種言詞的方式，以施行咒詛，或其同等的法力。(2) 妖巫女的工
即一種妖術。

壽文，祝福，厭勝 (Charm)

有咒力的一種言詞的方式，以爲祝福，或其同等物的。

注意——以文字書寫的方式來祝福的，會使壽文與護符混同一起。壽文一語萬不
好用於後者的意義。

祝師，咒禁師，厭勝師，卜師 (Charmer, White Witch)

一種治療或破妖術的施行者，常包括着占卜的。

神話 (Myth)

說明事物的一種故事。

傳說 (Legend)

一種說真的故事。但若不包含着事實，即屬於假構，或兩者都一齊論及的。

民間故事 (Folk-tale)

一種普通的故事。往往與德蘭語 Marchen 使用為同意義的。

——譯自 Island book of Folklore

by C. S. Burne ——

流乞的「江湖」

黃詔年

流乞是有一種所謂「江湖」的，這大家都知道。他們這種「江湖」的作用，是拿來表示是否本行人或同宗（？）人。兩個流乞相遇於途，兩個流乞因事衝突，或流乞新流到一處時，他們便要先對答過江湖，然後才來講或做其他。若果問得完全是本行的人，那末份外親熱了，事情和解了，作響導了。若果不是，則敵視了，即本地亦不許在乞食，要馬上驅出境外的。——江湖，也有些是隱語，隱語的作用亦相同。

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局外人，很不容易得到他們的江湖。（這些情形至少在我們這裏是如此。）我曾幾次立意去找，卒之也是空想。但奇怪得很，前月到農村去看一家親戚，偶立在他家的爛紙堆中竟翻出兩張手抄的江湖來。雖然是真首莫尾的零篇殘幅，但我也

覺得很足珍貴。現在公開出來，望同志們也用心去找找看，如果能夠把這補上。和另得些別種材料，那民俗學的中國，不又多了一塊新開的田地麼？

以下就是照錄原文，但寫白的字却改了。又二頁也非相連的，故誰先後亦不知道。

……乃是洪馬先師所賜。四塊竹籟。係曹國舅所賜。

問：有幾長？

答：四塊竹籟，名叫做金雲板；長五寸四，濶二寸八。因何二寸八，花郎走得天下濶

。——因八仙關海失去一塊，唐僧過西天取經到恩山取回一塊，共賜落『排行』所用，別家不敢用。

問：天下有幾多個『教化』頭哩？

答：有三個。

問：三個教化頭，何姓，何名？

答：第一個教化頭，家住河南省，歸德×邑是（？），姓李，名老君。

詩曰：

昔日老君去雲遊，

箠瓢黎杖度春秋；

留下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生養萬民。

要知他××名姓，就是第一教化頭。

問：第二個教化頭何姓何名？

答：第二個教化頭，家住婆羅山洞，姓婆，名囉。詩曰：

昔日我佛去雲遊，

箠瓢黎杖度春秋；

他也留下真經卷，

消災解罪我佛留。

要知他的真名姓，這是第二教化頭。

問：第三教化頭，何姓，何名？

答：第三教化頭，家住山東，兗州，秦州縣（？），昌平鄉（？），曲阜人。

詩曰：

昔日孔子去雲遊，

篋瓢藜杖度春秋！

留下仁義禮智信，

仁義禮智孔子身。

要知他的真名姓，這是第三教化頭。

問：馬口？（按：即布袋。）

答：馬口四個角，掛在左膊肩。——四兩紅頭線縫成馬口袋。

問：馬口××？

答：馬口四個角，掛在左肩膀，先用針和線，後×繩索。掛起幾多重，掛起千斤重。

問：馬口稱……

……砌的？

答：灶是梁老爺砌的。用手巾蓋住面盆。詩曰：

烏雲蓋水，水連天，

打開烏雲，見青天；

有忠有義照得見，

無忠無義在眼前。

○

○

○

講底輝。詩曰：

桃水林林，林水枝，

頭髮未乾出世遲；

望你兄弟來指教，

都念關公結義時。

金盞放在八仙棧，

借問兄弟何處來？

今日兄弟來開角，

鐵樹開花轉頭來；

打脚骨（按：即中途盜劫。）詩曰：

東山鷓鴣過西山，

寒門兄弟切莫攔！

作要金銀拈起去，

一包花木就來尋。

○

○

○

創身。（不能解。）

日頭落山，山曠曠，

二嫂叫我去搖籠，

搖籠亦要山河水，

河中無水不成龍。

請食洋煙詩曰：

二兄且住我衫袴，

問你要金便要銀？

我有銅錢廿四個，

送過二兄買果吞。

又詩曰：

你衫吾當我衫輝（？），

我衫裁來五任（幅）齊；

當初祖師曾話過，

有忠有義着身高。

請食飯詩曰：

珍珠八味在棧中，

蓮花蓋住不通風；

五虎將軍齊來到，

拈起軍器就來攻。

○

○

○

○

○

講暗語（隱語）：

花郎入廟口——話：混頭。

進了鼓子——是：入了廟。

打起釘子——是：釘子。

掛起襖子——是：吊起馬口。

尋着河葉子——是尋鐘頭。

打起青蓮子——是：打水。

於下威龍子——是：放下砂煲。

剪起碎壳子——是：尋柴。

扯黃龍子——是：尋禾稈。

扯起紅光子——是：點火。

打起紅灶子——是：打灶。

擾粧金子——是：添飯。

額糖金——是：食飯。

在那裏蘊——是：到那處睡。

在華堂子蘊——是：在祠堂睡。

在川心子蘊——是：在涼亭睡。

二八年五四紀念日

自寫在「民間文藝叢話」之前

鍾敬文

數年來，我畧畧跟了幾位致力於民間文藝的同志，從事於這個新學術園地的探險，開拓，耕植，這十多篇短文，就是我在工作中所寫下的一點觀察與經驗的報告。

自然，這個報告的價值是很不高的，也許連價值二字都說不上，更不用論到高下。我在未出發之前，並沒有好好的預備一切，我的踏上這條路，只是偶然的。進行的時間既不很長，開拓的地帶又頗夾窄，況且呢，我的眼光是驚人的遲鈍，我的操作更常要得到意外的攔阻，為此種種，大家當知道我這小學生的成績，在卷角上應該打的是一個什麼紅號碼了。

但是，我却不因此十分自餒。現在還有一絲勇氣，把牠們亂七八糟的編成這個小集子，就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明。雖然，朋友們好意的慫恿，是很有力量的，可是，我自己却還有不弱的依據。淺薄是無須諱言，但她「報告」的資格，無論如何，我們却不能否認。尤其是這報告是自己的觀察與經驗，且不要說於別人有無參考借助的效能，在我自家，要學下古人所謂「敝帚自珍」，也似乎是頗近於情理的。

當然，一切高明的訓導，與同情的指摘，我是著着相當誠意歡迎的。父母對於自己親

生的兒女，固然會偏心的溺愛，但如果他或她不是一個連是非心都蒙蔽了的人，却未必聽到了親友們對於他們的兒女好意的談話評議，就會大動感情，申申咀人。不，不但不會大動感情，申申咀人，他或她，還應該好好的容納申謝呢！

似乎還有些話兒攤在喉頭待吐說，但我却有點不願寫了，就讓它按住吧，橫豎未見得是十分關緊的。

臨了的一句，是謝謝頤剛先生的迫促與繁君的鼓舞！

一九二八，六，五，敬文自記於廣州寓次。

「情歌唱答」短引

丘峻

1. 南洋行(一)

這裏唱答的男女二人，似乎初屬「露水因緣」，後由一步一步地進而為夫婦(?)的。

學緣男子有南洋羣島之行，將要別井離鄉，放洋南渡。女子對之，不覺傷心！於是在別離的前一夜裏，女的就向男的揣訴其別離相思之苦，男的就向之安慰一番。彼此相愛之

深，不覺言之哀切。翌日，男的打算離開家園，與其愛人作別；女的就覺難於分捨，願送他一程。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南洋行（二）——分解。

這等歌詞，出自彼此情深義重者之口，真覺「愛深言切」，感人不淺呢！

2. 南洋行（二）

這幾十首情歌，可視為「南洋行（一）」之續。事緣上述「南洋行（一）」的男子要辭別他的愛人，起程南行。他的愛人覺得難舍，就去送他的行。一路平平，無事足記。惟每至一地，女的即唱一首情歌給男的，男的也即回答她一首，殊堪令人留神。女的初從間房內送他到閭門前，再由房門前送他到大門前，更由大門前而至巷子背，而社下，而雙渡溪……而潮州，而汕頭。

我們觀其歌詞，真覺彼此情意纏綿，難捨難分，百端煩悶，萬種愁懷，都溢于言表。誠不免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淚呵！這不過吾人讀其遺歌，尚感如此。假使吾人見其當時如斯情景，聽其哀厲歌聲，更不知究將何以爲情呢！

3. 南洋行（三）

這十首唱答的情歌，又名「十別妹」可作為「南洋行（一）」之續。這就是說，這「南洋行（三）」的事實，可視為全部「南洋行」的最後一截。「南洋行（二）」係一女子送一男子之南洋羣島，由家送至汕頭，迨男的由汕放洋的時候，女的本應別男的面歸，從此伯勞飛燕，各自東西。但是，女的見男的放洋，心中難舍，不由得女的也登船一同放洋，大有「送郎送到五里亭；再送五里難舍情，再送五里情難舍，十分難舍有情人！」之概！於是送了一程又一程，由汕放洋之後，一直送到暹羅為止。在這樣長遠的程途中，每經過一地，男即分別式的情歌一首給女的，女的就每於男的唱完之後，即回答一首。這樣男女二人於離別的時候，互訴其難舍難分之情；如斯「真情之流」，令人讀之，不禁泫然！

4. 細話衷情（鱒魚銜尾格）

這種體裁的情歌，在第一集白首中，係沒曾有過的。這樣第一首末句和第二首首句相同的調子，俗語叫做「鱒魚銜尾」或「鯉魚銜尾」。我們在古書裏邊也會見過差不多的語句！後漢書，西羌傳裏頭，有「牛馬銜尾」之語；薛詒詩中，也有「銜尾相隨盡室登」之句；蓋言其前後相銜接也。

這種調子的歌謠，除這裏所記每四句一首外，還有每五句一首的。這就是第一首的第五句和第二首的第一句相同。我們家鄉——此外還有許多地方，如梅縣，興寧，五華……走江湖者所唱的歌謠，都是用着這種調子。不過走江湖的歌唱時的情景有些不同；不但聲調兩樣，還要雜以幾塊竹板相擊所發出來的「吉甲，鋸！，吉甲，鋸！；吉甲，鋸！；吉甲，鋸！；吉甲，鋸！——或……」的聲音，不一而足。彼等所唱的什麼辛亥革命，雲南起義，溫生才刺李奇……等歌，都一百幾十首，詞句頗有趣味。

這種歌謠，如編者以後能得着機會，當從事蒐輯，整理成篇，付梓問世，此地未克多說了。

5. 載離載合(連珠調格)

這里「載離載合」裏十六首——唱答各八首——和下頭「載合載離」裏十四首——唱答各七首——情歌，又自有其一種格調，和以前所有一切的體裁都不同，其詞意，在第一次唱答之間，固然彼此呼應，針鋒相對，就是其第二次唱的也還和第一次答的遙遙相應，前後關照；第三次唱的和第二次答的也是一樣；第四次……究竟如何呼應，如何關照，因

者細閱「載離載合」和「載合載離」裏幾十首歌詞，並味其意旨便悉，無庸編者特別提示。這樣第一回唱答，與第二回唱答；第二回唱答，又和第三回唱答；第三回唱答，更和第四……四唱答；前後照應，有如連環或連鎖而首尾不能銜接，只像金珠一貫，所以我人不叫牠做連環調（格，體）或連鎖格（調，體），而名之曰「連珠調」（連珠格或連珠體）。這與古文之名「連珠體」者不同，閱者切勿誤會。未知閱者其視此附帶聲明為贅疣否。

6 她的意中人（頂頭格）

這裏的十首——唱答各五首——情歌，其格調既異於第一集裏所載的百首，與本集卷首之「細話衷情」十二首亦復不同。這十首歌中，其歌詞，在唱的一方面，每首歌的首句是相同，在答的一方面，也是一樣。這樣的調子，我們叫做「頂頭格」或叫做「鶴頂格」。這種格式，無論在新舊詩詞，對聯中，都是有的，也許是常見的。這樣一種格調，我們歌唱起來雖覺得呆板一些，但也自有其一種的趣處，不能一筆抹煞哩。

7 十八答

關於「十八答」的話，我已於第二集末後說過了多少。我們按文求事，「十八答」的情歌

當有唱的十八首，答的十八首，一共三十六首。前僅承友人錄來二十一首，若以三十六首爲揆，所得剛及原歌十二分之七。其餘十二分之五無法集齊，真是一樁憾事！

今年春，編者以事赴粵，初冀此行於『十八答』的羅集當有極大的補益，或有得着完璧的希望。不料編者到了德城之後，多方蒐輯，幾都『妙手空空』，大失所望。到終末，只得着一首。這樣一來，合前所得二十一首，共二十二首，按諸原歌，尙差十四首。同道的閱者諸君啊！請幫我的忙罷！如果各位真不我棄，助我一臂，完成此功，那我就十分感激，十分多謝阿！

話雖這樣說，『十八答』唱答兩方合計當了三十六首情歌。但事實是否如此，在我們設法証明的時候，固不可說一定如此，也不能說一定如彼。折衷辦法，存欵最妙。但我們做事，不能因疑而廢，進一步，就要從疑中求個澈底的解決才是。

『十八答』原來是這樣也不一定，或者是那樣也未可知。或許俗謂事物之多變者曰十八——黃梅天十八變，女子十八變？或許如吳丁固之以十八公解夢松？或許如胡茄曲名十八拍？或許如世所謂唱小曲名十八換者之有十八之名而無十八之實？究屬怎樣，現在雖未敢必

想異日或有解決的一日？

至於「十八答」的本事怎樣，閱者讀過下面的二十多首歌詞之後，自能知其大概，可無用編者再贅。話說至此，算完了罷。

8. 老翁與少婦

這兩首是一個撐船老人與一個搭船少婦唱答的歌詞。事緣某地——聽說是廣東梅縣屬之松口地方——有一條大河，沒有橋梁，土人設船以渡。一日有少婦履渡頭搭船過江，適撐船者爲一老翁，見其年少多姿，遂與少婦戲曰：「你如能唱首山歌，打動我的心情，便撐你過江，否則恕不奉命了！至於歌詞須即景遣句，否則不算。」少婦聞言欣然許諾，隨歌一闕。歌畢，老翁即答一首，然後駛船過江，登伊人於彼岸。這真算一段風流佳話呢！

9. 舉子別妻

某舉人打算上京赴試，冀得功名，遂於離家之前，戲與其妻作告別式。這里所謂告別式者：就是爲夫的對其妻唱俚歌一首，敘述他對於她別後的願望；其妻亦以她對於他別後的願望，寄意於歌以答之哩。這種歌詞，莊諧兼著，意義雙關，令人讀之，興味油然。呀

，真是一樁風流韻事哪！

10 萬里尋夫兒孫夢

我們嘉應州人到南洋羣島去謀生的很多，往者往，歸來者歸來，絡繹於途，項背相望，聯翩放洋，烟突遙接，年年歲歲，從頭到尾，都如是也。他們或她們去到該地後，有一兩年不回鄉的，有三年五載不旋里的，也有十年八載不還家的，甚至有數十年或一生不歸國的。或許空手而往，滿載而歸。或許一生困頓，老死異域，時運不齊，非可一概論也。

昔有某婦，其夫往南洋羣島後，久不歸家，致有年屆三十餘，膝下猶虛，一時情急，遂有萬里尋夫之行。於是由梅僱船，沿江下潮。一日飯後，她獨自立於船頭，以手搓腰，左右觀望，狀若有失。適有同船一男客見狀，上前詢之。婦見客問，即歌歌作答，訴說原由。男客聞歌，感其至誠，作歌慰之。如斯情形，爲某婦者，真覺可風而又可憐呵！

11 韓江一瞥

廣東梅縣松口地方，向有好歌之風，是以能歌，善歌者代有其人，即平常之人，亦多能歌唱。我們鄉下人說：『仙歌變成松口人的家常便飯！』這話雖不完全事實，却也和事實

相差不遠，未可視為十分過火哩。彼等視唱歌——情歌——為一種很正當的消遣，非常公開，無甚忌諱的。所以彼等無論在山間田野，甚或家園近處，即引吭高歌，大家司空見慣，不以為怪。如果在我們鄉裏，雖不能視為一樁太了不得的事體，却也在禁止之列。這種風氣，從前雖很盛行，但自入民國以後，日見減少，如今已不可得見了。

曩有一往南洋羣島者，由梅城附船赴松，途經某地，適見有羣婦女入山採薪，他即歌一首戲之，憐愛有加。其中一人隨口答歌，詞意諶甚。這樣的婦女真是俏皮極了！

這樣的事體，在該處——松口——從前常有發現，今則無矣。至其歌詞，除下記兩首外，餘不復記憶清楚，亦無從查考，姑置不錄。這也算是一樁憾事吧！

「閩歌甲集」自序

謝雲聲

蒐集福建歌謠的工作，從民國十一年以後，時作時輟，像這般忙亂的生活的我，本來不敢期望現在有「閩歌甲集」的刊行，此時所以能有此出產，這真要大大謝謝顧頡剛先生，促我再整旗鼓的從事搜輯，以至於成。

當民國十五年十月顧先生來任廈門大學國學院教授時，蒙他不棄，時常向我徵求關於閩省的民衆文學。後因廈大發生學潮，顧先生辭去校務，轉應廣州國立中山大學之聘。他知我本有「閩歌甲集」之輯，登次來囑我趕速編成，以便與他著的「吳歌甲集」，同歸樸社出版，或同在中大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刊爲叢書。我接到這種信，心裏非常快樂，立刻着手去鈔輯，竟於六個月間，作完一度粗率的整理，以償我久懸未了之願。

福建的歌謠，以前並沒有專集的刊行，有的，不過散見報章雜誌，祇是一鱗半爪。這個原故，大概是因地勢阻隔使然。因地勢隔絕，故徵求與蒐輯方面，要感覺着許多艱難了。（看朱天民的省重謠集，二三百首歌謠之中，福建僅有七首，而却都是思明（廈門）一縣的，再查北大歌謠研究會，收輯歌謠統計表來算，也不過五十四首，進而再從何中孚的民謠集看來，更無可找出福建的歌謠。）

可是我們須要明白愈多高山大川的地方，越愈見其歌謠的發達，福建就是處在山嶽重疊，川澤峻險之間，所以產出來的歌謠，比較他省爲多。福州有句俗語說：「山東孔雀膽，福建長流歌。」這可以拿來證明福建的歌謠，較多於他省了。

統計這集所採集到的材料，僅有二百餘首，用大體編法，分爲民歌兒歌二類。

蒐輯這集的時候，都是憑着各地方的口頭語言寫下，不加絲毫修飾。因爲要給民俗學者的研究，如果是有點潤色的地方，那便失了她的真實性了。並且我覺得福建現在流行的語言中，保存古音極多，借此還可供研究古音韻學者許多重要的參考資料呢。

閩歌中，許多有音無字的方言，在理，應該用國音來標明，以使普遍於全國。可是閩省各處方言土音的複雜，（甚麼福老語，榕語，廈門語，客語）不是單用國語音標所能表出他的聲音，這點大家也許可恕編者的困難之處吧。

歌謠每首的含意，有的明知是屬於規勸的，屬於諷刺的，屬於讚美的，但我總不敢看重自己的主觀，用下了一種近於「詩傳式」的按語，加在歌謠的身上去。因爲恐怕稍一不慎，便陷於望文生義，和附會穿鑿的途徑了。

台灣在福建省東方，隔着海峽，相距不過百里，原屬閩土，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民國紀元前十七年）以馬關條約，才割歸日本，人口統計約三百萬，自十二萬蕃族，八萬日本人以外，概爲我們華人，尤其是福建人佔居多數。語言大都通用福建漳泉二州人所操的

因此這集雖是閩歌，但遇到台灣的歌謠有與福建相類或連帶着的，我亦盡量選入。

至關於這些閩歌本身的話，當我整理的時候，已略把他草成了幾篇「輯歌雜記」，還有幾篇是從履報選取的，一併附錄本書後面，以供一般研究福建歌謠者的參考。

本集承蘇警子、陳佩真、曾冷香、周家森諸先生，爲我幫忙整理，又承顧頡剛鍾敬文二先生惠賜教言，我卻同樣的表示謝忱。

十七，五，十五。于廈門廣平巷。

李建青

東莞風俗的一斑

東莞的地方很大，所以峽內和峽外的風俗，也有些不同。屢見本刊登載關於東莞的風俗歌謠和民間故事的文章，很多很多，但是未曾發表的，也在不少，現在我所說的是峽內的風俗，關於峽外的風俗，留給別位去談吧。

(一) 搶炮頭

每年元旦那天，各鄉有搶炮頭的習俗。什麼是搶炮頭呢？就是由村中太公提出一筆款

子，買很多大大小小的竹炮，在村前的空地上去燃燒，那竹炮的中間，都有一個炮心——即是炮頭，燒起來的時候，那炮頭並不會爆炸，而且飛得很高，如果有人能將那炮頭搶得，便由太公借錢給他。到了年終的時候，才將本利清還。所以去搶炮頭的人，多是為經濟拮据而去搶的，但是為湊熱鬧而去搶的，也是不少。

② 舞麒麟

同時——元旦——各鄉那些青年子弟，乘着新年有暇，成羣結隊的舞着麒麟，——狀如廣州的獅子——四處去遊行，若和別村的麒麟相遇，兩家就相鬥起來了，鬥到劇烈的時候，雖有一個所謂調和人上前勸解，兩家才不再相鬥。如果沒有人來勸解，往往會鬥到大家真個打起來啊。

③ 賣身

賣身的風俗，是在二月初二（？）那天在東坑市舉行，各鄉的小販到了那天都辦齊很多的玩品和食物以及其他種種的什貨，皆趕到東坑趁市。來湊熱鬧的人，也如蟻一般多，各鄉貧苦的人家，都携着兒子來這裏找尋僱主了，而各處的僱主，也就來這裏找尋僱傭了。

如果大家講得允肯，那僱童就跟那僱主回家去做工。那些僱童的工作，總是離不了耕田看牛這幾種，除了聽得飯吃之外，完全沒有工錢，祇是到了年尾的時候，由僱主給他一套新的衣服和一雙鞋子，就算報酬了，所以叫做「賣身」。

(4) 請李三娘仙姑

八月中秋節前後，各家女兒們很好召集同伴十數人來作這種遊戲，遊戲的時候，用一個人伏在几上，用一個人拈着幾枝燒着的香，一面唱着請李三娘的歌，一面將手中拈着的香，向伏在几上者的頭上徐徐搖着，不久，那李三娘便降在伏在几上者的身上來了。此時各女伴也有請李三娘占卦的，也有請李三娘算命的，也有問別種事情的，到了問完的時候，就含一口冷水向伏几上者的頭上一噴，便會醒了，其餘尚有請蟾蜍王呀，請研茶鬼呀，也和請李三娘差不多，所以不說了。

請李三娘歌

李三娘，

真惡陣。(註一)

日日春三担油粘殼，

粒粒春成白米銀，

免(註二)頭有粒春唔白，

油豐倒水照頭淋。

(註一)即動力也。

(註二)即舂米之器具也。

獾瓜麻的故事

清水

因為咱家很喜歡蒐集民間文藝故，是以常常寫些出來，分登在「燃犀」「平民」「兒童」「新時代」……等刊物上。周作人先生處，當我還在廣大念書的時候，似曾寄上「七姑娘嫁蛇」，「梁山伯與祝英台」，「老虎的故事」，「張始然的故事」等五篇。寄了一年多，還不見在「語絲」上登出來，大約是郵途有誤吧？而一手編成的「翁源歌謠甲集」，「雄城情歌三百首」，「祖母的故事」等稿件，復因流離轉

徒故，統把牠失掉了。這真是我半生以來的重大損失，多麼傷心！今年受友人曼尼君的縱容，又開始再幹起來了。這回却打算編本比較有系統的專集——「翁源民間文藝集」來，內容大約分爲：故事、趣事、神話、傳說、兒歌、情歌、諺語、謎語、歇後語等類。現已着手蒐集，半年之內，大約總可以編成。除此，林蘭先生處，近來也會寄去「楊師石故事」十則，「朱洪武故事」五則。「民俗」，如能够效力時，也想不時寄些稿件去請教靜君。這不是前記，而是我數年來從事於蒐集民間文藝的小結賬，我倒覺得有一說之必要。

一個婦人，拿了些糝子到外家（娘家）去。不料在半路上，碰見了吃人的獾瓜，身粗如牛，頭大如米斗，牙爪犀利，眼炯炯，毛茸茸的着實怕人！獾瓜對着那個婦人捧笑道：「你所有的糝，都獻給我吃罷！」那個婦人瑟縮的道：「這可不能，我是要擲到娘家去的。」獾瓜道：「不，我今晚吃了你，批你爲八臂，連骨頭骨鑿（骨碎）都吃了你！……」那個婦人怕得連聲呼「救命，救命！」獾瓜怕有人來捉捕，如箭矢般的跑入山林裡去了。

那個婦人嚇得魂魄逍遙，再也之敢到娘家去了。沒精打采，心頭拍動如鹿跳股的蹣跚

家中，坐在戶謙（門限）上大哭起來，逢人便訴說她遇到獐瓜麻的事，便哭着要人替她設法。可是，誰都是談着獐瓜麻便諷得面如土色，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設法援救，自然是不可能的了。因為這樣，她益發哭得利害。

一忽兒，一個担着竹籠，手下搖着响叮咚的搖擲鼓的賣雜貨來了，他見她哭得利害，許多人都圍住她，不免駭異起來，遂連忙向道：「大嫂！你有甚傷心事，哭得這麼利害？」她訴說道：「獐……瓜……麻……今……晚……要……來……吃……我……」賣雜貨的說：「大嫂！不要哭，我送二十枚花針（針之較小，女人用來繡花者。）給你，把來倒插在門上，獐瓜麻黑夜來摸門時，手一定要刺傷的。……」賣雜貨的說了，放下二十枚花針，又「响叮咚，响叮咚」的去了。

那個婦人，倒怕廿枚針不能止阻獐瓜麻，仍是坐在門前哭。

一個挾豬屎，狗屎，牛屎來肥田的人從門口過，見她哭得如淚人兒般的可憐，問起原由，忙安慰她道：「不要哭，大嫂：怕牠怎的。我挾些豬屎，狗屎，牛屎給你，請你把來塗在門上，獐瓜來時，弄得臭腥腥的，牠就要走了。……」

挾豬·牛，狗屎的人，得了她的許可，如法泡製的走了。但那個婦仍感不安全，老是搶地大哭。

一個專以捉蛇爲生的人，捉到滿籃的蛇，一拐一拐的從門前過。「賣蛇呵賣蛇呵！」不住的破口喊着。及至他看見她哭得這麼利害時，不免也要詢問起來。她照樣的回答之後，賣蛇的開口道：「這都足怕麼？包你無事！」她叩頭祈求道：「老大伯怎樣救我！……賣蛇的道：『我送二條最大的，能够上樹，而又最毒的青竹蛇給你，你快把去放在水缸裏。獾瓜麻晚上來時，手弄污了，一定要去水缸裏洗手，那豈不是要給青竹蛇咬死了麼？還怕她做甚！』」

於是，賣蛇的把兩條很大的青竹蛇替她放在水缸裏。賣蛇的走了，那個胆小婦人仍是坐着嘔嘔的哭泣。

一個賣圓魚（腳魚；因其形圓，故呼爲圓魚）的到了門前，見了哭得滿臉紅腫，不能成聲的她，着實莫明其妙。及至詢問原委，也覺她的景況太可憐，情願把一個三斤大的圓魚讓給她放在鍋頭上，好來收拾獾瓜麻。他走時諄諄至囑道：「不要哭！哭是哭不走獾瓜麻

的，倒是想想法子的好。快把圓魚去放好，鍋內不放水——圓魚在水裡，是不會咬人的。

——，濃瓜麻被蛇咬之後，一定會滾到鍋頭裡來洗手的；再被圓魚一咬，縱然咬不死牠，要嚇得發腳逃亡了。好麼？」

賣圓魚的走，她仍有些胆怯的坐在門口哭泣。

一個賣雞蛋的來了。「賣雞蛋呵，大個的，新鮮的，一毫子（百文）八個！」「呵！大嫂，你爲什麼哭得這麼傷心，哭成這麼模樣，還不停止？和當家的（丈夫）鬥氣麼？和家娘（家婆）開口麼？和子嫂（丈夫兄弟之妻）鬧開麼？……」她一五一十的把緣由統統告訴他。她想這麼忠厚的老實的人，縱不能援救她，也必不至害她的。賣雞蛋的說道：「不要哭，不要怕！我送十個雞蛋給你，你把去放在灶肚裏，用熱灰埋着。濃瓜被蛇，圓魚咬痛了手之後，一定會去灶肚內抓灰來止血，那時敢包牠變個白眼佬（瞎子）。……」

賣雞蛋的走了。那個婦人，仍有些不快意，並沒有完全止住哭泣。

一個賣磨石和一個賣鐵尺，也到了她的門前。見她哭得太不成樣了，問起情由，決心要幫助她收拾那個惡的濃瓜麻。賣磨石的道：「我送副百二（百二十斤重）的磨石給你，你

把去掛在你間房(寢室)內蚊帳邊，上一塊，下一塊，下邊用棒撐穩，上邊用繩繫著。農瓜來掀你的帳門時，你用刀把上邊的繩割斷，她就要給磨石打死。「賣鐵尺的也爭着說：『我送枝鐵尺給你，如果她還未死時你可以用鐵尺打死她。够了，够了，快去預備吧！……』」

說罷，賣磨石的，賣鐵尺都走了。她覺得滿意得很，心胆爲之一壯，再也不哭了。忙了一個傍晚，什麼都佈置好了。

天黑了，她一個人孤單單的躺在床上，雙手緊緊的握住枝鐵尺，準備作最後的撕殺。傾耳靜聽，看他怎樣來法。

一更了，二更了，她還是戒備着，但却絲毫沒有聽到什麼動靜。

看看三更半夜將到了。一碧大空，羣星歷亂，明月透窻而入，下照地上，涼風習習，冷氣逼人，她幾乎疲倦得要睡了。忽然聽得「都，都，都」的脚步聲，她知農瓜麻已來，屏息靜聽，連氣也不敢放。手上還是緊緊的握住鐵尺。

開門，開門！不開嗎？要我自己開門進來，連骨頭都食了(完)你！……」這是農瓜說的，接着「空，空空」一陣的搥門聲。噫，給婁子麻(罵婦人的惡語)所裝的針刺傷雙手了，怎

辦麼？」一撫，又是一手的臭屎。「怎的，手又弄骯髒了！怪多術的，絕代麻（無兒子的婦人，叫絕代麻）……」

「空，空空」大門被他搥開了。「洗淨手，再去報仇不遲。……」說着，牠摸進灶下（廚房）水甕裏去洗手，不料又被青竹蛇咬住手指，鮮血淋淋，叫苦連天！用盡平生的氣力，將蛇打走，

「鍋頭裏該有淨水吧？到那裏去淨手，一定再安全也沒有的了。」掀開鍋蓋，放下手去摸時，手指又被圓魚咬住了。傷上加傷，益發痛苦難堪，「嗷，嗷！又上了婊子的當！非骨頭骨鑿了地不可！……」

牠走去摸灶門道：「且先用灰止住血，再和她算賬罷！」誰知一手摸去，「畢駁」一聲，十個雞蛋一齊轟炸，蛋亮橫飛，眼睛又弄瞎了。「唉！真是愈弄愈糟！呸！婊子麻，真是奸險陰毒之極！……」

鹽瓜麻弄得火起了，再也顧不得手痛與眼睛瞎了，口裏不絕的罵、大步大步的摸到她閭門來。因為走路過凶，撞在門眉上，眼角又撞穿了，牠仍是搥門進去，牠是要報仇，是想

骨頭骨鑿都食了她「稜子麻！絕代麻！孤頭麻（寡婦）！你術子雖多，計策雖好，但如今却沒有弄死我，我已負傷爬到你間房來了！一刻兒，只消一刻兒，我就要連骨頭骨鑿都吃了你！那時，才足以雪我胸中的積恨！……」說着雙手去揪蚊帳門，她忙把繩索割斷，「得」的一聲，磨石重重的壓在牠的頭上，頭蓋骨都壓破了。鮮血如注，疼哭淒絕。她連忙用鐵尺打，一下，二下……，打了一百幾十尺，打得她手軟時，一個狠惡的大濃瓜，已被她打死了！

這麼一來，她小獨免被濃瓜吃掉，還把牠打死，賣了許多錢來買油，米，糖，鐵，醬酸，羌……等。

這種故事，在翁源是很流行的，差不多家家的孩子都懂得。誠如靜君所謂：「這是一篇很有意味的童話（Marchion）」。至於流傳地域，雖怕比不上「蛇郎故事」，「七夕故事」，「呂洞賓故事」，「徐文長故事」那麼遠，但就靜君，若水君與我述的看起來，流傳地帶，已由潮州而海豐（東江），而翁源（北江）……也不算小了。至濃瓜麻，究竟是什麼，我不能告訴大家。有的說是猩猩，不知確否。又這篇故事，一恐有三段，——也許

可說是三篇！我現在止寫下一段。如果「民俗」須要此稿時，我一定可以把牠全數寫下的。

(一九二八·五·三。)

魚的習俗

張輝燦

往常，我曾聽說，在北中國的一帶有好些地方當請客的時候那碗魚是照例不吃的；許是吃了，也常常剩下一部分——那叫做「有餘」。

大約中國人不論做事或說話，都愛吉利；像叫「空包」做「吉包」；「通書」做「通勝」；所以他們就等在吃魚的時候大做工夫。

我們許會見到——有些投機的畫師，他們在白紙上胡亂塗了條不知什麼的魚，再加上些花草樹木；題上「吉慶有餘」幾個字，這樣這樣，便不愁沒人去買。

前幾天我的一位親屬，他剛從浙江那邊跑到廣東，順便到我家裏坐坐；在吃魚的時候，他和我們談了以下的一節——

「離我們縣裏大約三百里的地方，新昌縣一帶，你們知道吧，那裏是差不多沒有河流

，所以魚的影子也幾乎絕迹；有時候從不知什麼地方運來幾條死魚，真的，那便是難得的機會了！於是，請客的時候，便有一種很可笑的習俗。

他們那裏都是窮鄉僻壤，所以魚和肉就是無上珍品。閒時不消說不能嘗到，就是逢年逢節也很難得。除非是請客的時候，不過「肉」總都容易點，「魚」却會發生問題。但是在宴客時節沒有「魚」就是頂不恭敬的一件事，彷彿連自己祖宗的光輝都會抹煞似的。因此他們異想天開的拿木頭做的魚湊上去：用一尾木做的魚，外面漆上朱紅，再粘上幾葉金箔，有時候還塗得花花綠綠的；到開棹的時候，便由主人恭而且敬的把這一尾魚用銀盤子捧上來，客人這時也要站起，然後擺在棹的正中湊湊趣，大眾望着都不能吃……」

關於魚的故事就是這一點。

十七，五，十九，飯後。

趣事五則

黎希幹

(一) 學官話的故事

鄉中有虎爲害，縣官出示懸賞，謂以五十金爲除虎者報。某鄉人果除去虎患，學官話於約正、約正教之曰：「縣官若問『那個打死？』你必應之：『是我。』若問『何能打死？』必應之：『這是父母生成的。』若謂：『今賞你五十塊，』你必叩頭應之：『本等的，這話還拿來講？』某日，此人獻虎於縣官，照樣答去；得賞金五十，以二十五金與鄉里演戲；另被推爲約正；演戲時，戲場中因故打死一人，縣官傳約正至；問約正曰：「這人是那個打死的？」約正應之曰：「是我。」又問之：「你爲何會打死他？」應之曰：「這是父母生成的。」縣官大怒叱曰：「今打你五十板！」約正叩頭稽首曰：「本等的，這話還拿來講？」

(2) 天對鷄屎

其父送子進學，已年許；先生每贊賞不置。某日，鄉中遠神賽會，酒席上其父謂先欲試子之才；先生云：「令郎尤以對善」，其父即問其子曰：「天對什麼？」其子不能答；先生以大話在前，席上太難爲情，猛將脚跟蹴地，暗示其以地對。其子會意，急俯視之，適先生腳邊，有一堆鷄屎，遂應聲曰：「天地鷄屎！天對鷄屎！」

(3) 貧子培

昔時一富翁有三女，以大女嫁宦家，以次女嫁書香之家，而獨以末女嫁給貧人。貧子塔日以偷竊爲生，富翁賤之。某天，富翁壽誕，子塔例上廳拜壽，貧子塔窮拓如故也。富翁戲謂之曰：「吾家有肥羊，你能偷取而啖乎？」婿諾之，前數夜翁嚴守而賊不至，後翁宿於樓上，翁子與其母住樓下；彼貧婿果乘便入內，殺死肥羊，將羊皮放在樓梯，羊之羶丸結於翁髮上，又將其腸胃置於翁妻之禰肚。夜半，其子忽驚呼曰：「爸爸！快來！媽媽出丁！出丁！」翁從夢中驚起，睡眼矜矜，慌忙落樓，忽一脚用力踏着羊皮，猛不及防，「呀」一聲，老身跌在地。其子出看，復呼曰：「噯——爸爸跌出兩個羶丸來了！」

(4) 牆壁上的大字

其父望子長進，聘老師居家教之。與老師約曰：若能使子每年識一字，至年終願報效五十兩束修。第一年終，將解館，父爲先生踐行，酒席上，其父於牆壁上書一「太」字，試其子，老師笑謂這字已讀成一年，當不成問題。其子聽說，即由這一年教過的「太」字着想，但後來自忖：以前讀過之字，並無這般肥大，亦沒有寫在壁上讀着，以前讀過之字最多與那两支旗杆中間之一點大差不多，那裏有這樣大的字？或者父親故意弄人，亦未可知。

遂以不識答。老師一時暈絕，不省人事。五十兩束修竟付之東流。

(5) 非拆不通

某塾老師以食慾著，一日設一盛席請弟子飲，事後學生正謀集資還禮，老師大震，果如集資，則計敗矣，急出一對，與各生：「整理天秤秤」，各生以此對無解，羣不能作；老師始鄭重告之曰：「你等作此對，必拆字對，不可合對，天下事不止對爲然也，各事皆以拆開爲通！各生謹記之。如首字應對「咸」，次字音「李」應對「梅」，「天」對「地」，「秤」即「平」應對「斜」，末字「程」即「冷」也，應對「燒」。如此，遂是「簡公」之流，但實非拆之不能通也，各生其毋忘記。……」

(註)吾邑土話，「淡味」讀作「整音」。

浙東的謎語

黃紹年

(1) 東一片，西一片，到老不相見。

(耳朵)

(2) 紅圍牆，白屋牆，中間一個紅小娘。

(舌)

- (16) 同胞四姊妹，晒白分開來，經過紅門裏，請出坐高台。
(瓦片)
- (17) 本是童(諧銅)生，假裝秀才，進場一考(諧敲)，倒霉轉來。
(銅的銀元)
- (18) 四四方方搭個台，擺桌酒水請你來，走到一個大天雷，打得兩眼掛出來。
(榨鼠機)
- (19) 兩頭冷，中央熱，摹摹是平，看看有節。
(日曆)
- (20) 小小不值半分錢，天下無我不太平，太平不用我，用我就太平。
(墊桌物)
- (21) 家住深山蓬裏青，木尙老師挖我心，和尙尼姑常打我，頭皮打破不關情。
(木魚)
- (22) 彎彎曲曲一重山，小姊登在綉房間，無聊男子來撈我，小姊就把房門關。
(螺絲)
- (23) 一個涼亭八角俏，十二個童生去投考，如若那個考不到，拆了涼亭再修造。
(自鳴鐘)
- (24) 頭披青絲散髮，身穿銅皮鐵甲，不怕烏風猛雨，只怕蜈蚣咬脚。
(松樹)
- (25) 生在泥州，用在刀頭，靈魂跟人走，尸骨連路丟。
(甘蔗)
- (26) 窮人配高親，皇帝做媒人，三年不走動，便要斷六親。
(當物)
- (27) 高高山頭一個洞，洞裏一窠希奇蜂，冬天常飛出，夏天無影踪。
(口氣)
- (28) 簾家的小姊，配水家爲妻，糖相公做媒，醋霸王調戲。
(木蓮豆腐)

(29) 遠看一個廟，近看不是廟，有人來燒香，無人來討筭。

(殯屋)

(30) 有頭無頸，有翼無毛，渡江過嶺，捧樹吹簫。

(蟬)

(31) 彎彎曲曲一把弓，遊來遊去玩西東，人人說我壽三十，廿七八九一場空。

(月)

(32) 小小學院出考題，兩邊文武站得齊，有才之人中出去，無才漢子笑嘻嘻。

(猜謎)

(33) 頭戴雉雞毛，身穿黑龍袍，有人來問我，我在白板橋。

(蟋蟀)

(34) 雨打灰堆裏，釘靴踏爛泥，園中虫吃菜，反看石榴皮。

(瘋子)

(35) 遠看趕雞趕鴨，近看木頭菩薩，坐下能說天文地理，站起不辦南北東西。

(算命瞎子)

(36) 獨腳金雞肚裏空，金雞頭上一點紅，姑娘帶我進房去，只怕姑娘口露風。

(燈)

(37) 樓上接樓台，樓門顛倒開，小小娘子那里來，後花園裏采花回。

(蜜蜂)

(38) 遠看七孔八竅，近看龍鳳花雕，千兩銀子造造，賣賣沒有人要。

(牌坊)

(39) 不像衣衫不成襖，客人未到我先到；待得客人歸去後，嘗遍油鹽醬醋茶。

(抹桌布)

(40) 在家三百日，出門永不回，脫了紅衣服，換上民國衣。

(生小兒)

(41) 一個老鼠，兩個尾尾。(刀鞘)刀鞘刀鞘，兩頭掛下。(橋)橋橋，兩頭搖(扁担)扁担扁担，兩頭彎彎。(弓)弓弓，肚裏空。(鼓)鼓鼓，肚裏生白腐。(冬瓜)冬瓜冬瓜，兩頭開花。(枕頭)枕頭枕頭，中決歪歪。(燈籠)燈籠燈籠，兩頭拉攏。(响炮)响炮响炮，中央打個縛。(竹墊)竹墊竹墊，兩頭相連。(竹筒)

(42) 小姊去遊戲，戲到花園裏；碰着一位宏名秀才，隨手拿回痛打一回，捆綁起來同宿一夜；明天絕早丟在門外。哈吓！小姊！你太無良心，我還有三分血氣在你身。(用紅花包指甲)

定報處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

廣州 創造社出版部分部

共和書局

上海 開明書局

北新書局

北京 北新書局

景山書社

廣州市財廳前光東印務局代印

(民俗學會定期刊物之一)

民俗週刊第十五十六期合刊

十七年七月十一號出版

本刊價目表

郵費	四分	每週一冊	半年廿六冊	全年五十二冊
國內半年三角六分	八角			
國外半年五角	一元八角			
全年七角				
全年一元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印

語言歷史學研究週刊第三集

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目錄

西南民族的婚俗	余永梁
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話——黎瓠	余永梁
苗族的名稱區別及地理上的分佈與神話	楊成志
苗族的土俗一束	何健民譯
黔省苗族概況	黃曼儼
滇省西南的夷族	招北恩
猯糞述客	夏廷棫
搖山記游	任國榮
搖民訪問記	陳錫襄
獠民畧考	鍾敬文
獠人調查	石兆棠
廣州蛋俗雜談	黃雲波
通訊	
編後	